

釣磯立談

餘

卷之四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鉤

磯

立

譚

釣磯立談序

南唐興廢盡在是矣

叟山東一無聞人也清泰年中隨先校書避地江表始營釣磯於江渚先校書意薄簪組心許泉石每乘雙犢版轅車車後挂酒壺山童三五人例各總角負瓢并席具以自隨遇景物勝槩則取酒徑醉或爲歌詩自號釣磯閒客割江之後先校書不祿叟嗣守弊廬頗窺先志不復以進取爲念會王師弔伐李氏挈宗以朝湖海表裏俱爲王人大同之慶有識之所共咸以爲百生不可逢之盛際叟獨何者而私自怫鬱如有懷舊之思追惟

江表自建國以來烈祖元宗其所以撫奄斯人蓋有不
可忘者時移事往將就蕪沒曳身非朝行口不食祿固
無預於史事顧耳目之所及非網罟之至議則波濤之
竊語也隨意所商聊復疏之於紙僅得百二十許條總
而題之曰釣磯立談使小子溫成誦於口粗以存其梗
概云吁艾慚子山之麗興哀則有之才愧士衡之多辨
亡亦幾矣

釣磯立談

自楊氏奄有江淮其牧守多武夫悍人類以威驚相高
平居齋几之間往往以斬伐爲事至有位居侯伯而目
不識點畫手不能捉筆者及烈祖以軍功牧昇州初以
文藝自好招徠儒俊共論治體總督廉吏勤恤民隱由
是遠邇宅心以爲己歸義祖聞之自京口往視其所爲
見其城隍浚整樓堞完固府署中外肅肅咸有條理遂
自徙治而居之更以京口付烈祖時金陵之民顧懷其
惠莫不心折氣沮但逼迫義祖之威而無敢建白者初

烈祖雅不欲朱方之行句爲宣城而義祖不之許尙遲
迴若有所待客有宋齊邱者私勸烈祖曰昔項羽叛約
王沛公以漢中之地時皆以爲失職左遷唯蕭何贊之
以爲語有天漢其稱甚美今明使君中有大志而忽得
京口其名殆不可失也且西朝拱己知訓童昏老臣宿
將不甘詬辱度其勢亂在旦暮蒜山之津曾不一昔而
可以定事更捨此利而求入宣城山中卒卒度歲月其
亡聊柰何烈祖驚起執其手曰善哉子嵩非吾子吾無
所聞之中夕促駕而之官其在京口政猶金陵也居無

何朱瑾殺知訓廣陵大亂烈祖以兵宵濟朝不易位而中外晏如遂代知訓執政柄霸圖兆於此矣

叟曰禍福之來雖各象德而事有機會皆相憑藉是以風旋而上升水激則彌悍有情之所忘每爲無情之所轉大空之中夫疇覺之哉嚮若義祖本無歆羨金陵之心則烈祖不得徙鎮矣又烈祖以梅冶自乞或如其欲則亦無因而至京口矣京口之不至則廣陵之亂孰恃而弭廣陵之功不在烈祖則霸圖亦無自而託業矣吁夫豈人謀之所及也邪非人謀之所

及然後有以知天命之至不可以幸而冀也昔者伊
摯以勝女而相成湯百里奚鬻羊而見知於秦竇姬
行號而母漢室袁婦伏膝而媿曹宗是故非意之
意嘗爲事之基胎一日之獲落君子不以爲病焉知
卒業之有所在故也

趙王李德誠有客能言天文以之占測時事十有七八
一日謂德誠曰昨夕元象大異揚州當流血無限朝貴
陷首穴胸後考其日乃朱瑾殺知訓之夕也又烈祖執
政柄時義祖忌之將啟以知詢爲代中外岌岌人無固

志宋齊邱夜召知術者劉通微同宿而徵其事坐久聞
鼓聲通微投袂而起曰子嵩事必中變政事僕射安若
太山不足多慮也彼懷惡志者自當受禍金鼓之聲漸
漸然殆有大喪與夕未曙捷步至白義祖死矣

叟曰吉凶之萌未見兆朕而上動躍次旁關聲象彼
知術者乃能言之於事先若合契券曾無毫釐之差
然則阪之不可以爲陵陵之不可以爲隰高下降殺
固已有經分而懸定于冥默閒者矣世之昧者方且
逞智計勞思慮虛憍夸毗以意其所不可必顛狂妄

行而卒與禍會吁可勝恨也邪

以上曹氏棟亭刻本佚

吳王稱號淮海時廣陵殷盛士庶駢闐忽一旦

曹刻有夕

黃冠道人狀如病狂手持一竿竿首

曹刻無竿首二字有上字挂一

木刻爲鯉魚形自云鍾離人也行歌於市曰盟津鯉魚

肉爲角濠梁鯉魚金刻鱗盟津鯉魚死欲盡濠梁鯉魚

始驚

曹刻誤作如爲

人又云橫排三十六條鱗箇箇圓如紫磨

真

曹刻誤金

爲甚竿頭挑著走世閒難遇識魚人大率

曹刻其他

如此意者凡數十篇時人莫能曉歲餘忽不知所之其

後武義年中江南謠言又有東海鯉魚飛上天之語及

烈祖受命復姓李氏立唐社稷其言方驗

叟曰鯉之

曹刻鯉誤作魚無之字

與李聲相通也魚而肉角則

龍矣雖以金刻鱗猶爲魚也江南雖爲強國而以偏

霸終焉

曹刻止此無以下云云

魚之象也頃嘗讀西天竺書說

因因相襲皆如旦之有夕相隨不捨其言將信然大

抵帝王稱制其德澤方廣滋被滲漉流以及遠根葉

莠布雖五運互迭不無興衰要其種姓當有肖似者

是以二帝三王共祖軒轅卯金之祚絕而復續江南

諸蕭雖享國之日淺然無大罪戾向契丹使至江南

迺云有蕭氏者與耶律氏相爲始終由是觀之濠梁
胄出盟津厥有旨哉

烈祖初得政盡反知訓之所爲接御士大夫曲加禮敬
躬履素樸去浮靡而又寬刑勤理孜孜不倦是時方鎮

窺伺

曹刻
爭雄

事資彈壓烈祖視聽不妄指撝中節平居

曹刻

居平下
有常字

自號曰政事僕射高位重爵推與宿舊故得上

下順從人無異意齊臺之建擢宋齊邱徐玠

曹刻
徐玠

爲

左右丞相於其所居第旁創爲延賓亭以待四方之士
遣人司守關徼物色北來衣冠凡形狀奇偉者必使引

見語有可

曹刻
誤司

采

曹刻采下
衍一求字

隨即陞用聽政稍暇則又

延見士類談宴賦詩必盡歡而罷了無上下賤貴

曹刻
作貧

富貴
賤

之隔以此二十年閒委曲庶務無不通

曹刻
周

知興

利去害人望日隆沈彬先事獻山水畫障詩云須知手

筆安排定不怕山河整頓難及將受禪頭陀范志嵩賦

月詩云徐徐東海出漸漸到亨衢此夜一輪滿清光何

處無槩以是言之人之與能也有自來矣是以吳社遷

換而國中夷然無易姓之戚蓋盛德之所移故也

叟曰峻極之山神明憑依翳薈之邱雲氣出焉凡水

之有旋桓

曹刻誤流
今從毛本折

曹刻脫波者必生脩鱗帝王

之量其亦有以異

毛本作兼
今從曹刻

人者矣嘗試觀孝

曹刻
衍宗

字高皇帝其總收權綱維御羣雋

曹刻云延
接羣哲

當國匪

解敦守純朴雖漢之高光不是過也徒以其崎嶇偏

左

曹刻
誤佐

之國地勢不便加以天之付畀自有限量只

是遠圖之所就僅足以稱霸而已惜夫

武義中有童謠云江北楊花作雪飛

曹刻云
飛作雪

江南李樹

玉團枝李花結子可憐在不似楊花沒了期及烈祖受

禪其日白雀翔於庭郡國以

曹刻脫
以字

符瑞言者不

曹刻
脫不

字可以數計其尤

曹刻最

著者江西楊化爲李臨

曹刻川誤師

李樹生連理於是始

曹刻乃

下還宗之議初立唐宗廟定

郊堂之位園丘祀之文廼孟夏上旬月至三鼓當沒而升壇之際皎然如晝柴燎畢乃沒太史奏言月延三刻遠近歎以爲異事

叟嘗見長老相與言頗有疑以爲未必然者其意蓋以謂南唐在六合閒才數州之境詎得天應以祥肯

曹刻禎祥

如是之審也叟辯之曰人之精誠上下感假旦

晝之所接精禋之所交亦何所不有昔衛先生畫長

平之策而太白襲

曹刻誤貫

月燕丹謀秦而白虹貫日魯

陽揮戈而義輪輟御宋景有

曹刻景字下有公字無有字

一言之

善而法星退舍以至柳起上林石立太山赤伏登漢

金雌譏晉或曲爲一姓或專繇一人亦有庶女含冤

而赤地千里隕霜殺菽匹夫致孝而魚躍冰開冬竹

生萌近世馬仁

曹刻誤人

裕之生也紫氣充庭盧文進出

軍失律而黑蟒擁膝及其歿

曹刻殃

也赤氛

曹刻氣

宵騰

有星落如杯姚

曹刻桃誤

景晝寢而丹蛇游於觀準之間

王輿夢有流星之警

曹刻脫有流二字

而幾斃於飛石凡此